

古今尺牘大觀
中編三



中 華 書 局 發 行

謝 无 量 先 生 著

中 國 哲 學 史

精 裝 一 冊 一 元 八 角

吾國哲學一門素鮮綜合之紀述本書用科學的方法作系統之研究凡六藝九流諸子百家以及釋老之教義宋元明清各家之學說以時代爲經以宗派爲緯其間淵源派別離合異同無不提綱絜領深入顯出於吾國哲學書中別闢蹊徑另具隻眼編者謝无量先生學識淵博研究東西洋哲學素有心得是書乃先生孤詣之作欲知吾國哲學之門徑者不可不讀

老 子 古 義

一 冊 六 角

老子一書學說深奧爲吾國哲學之始長沙楊樹達先生撰集韓非淮南文子諸家之說解釋老子較之普通註本以後人眼光註解者當較正確也

評註各省小學國文成績粹選

甲編	乙編	丙編	丁編
四冊	二冊	一冊	一冊
八角	五角半	一角	二角

本書徵集全國小學校之國文成績足爲模範者編輯而成。分甲、乙、丙、丁四編。評點精密異常。文體各類俱備。極爲適用。

國文自修書輯要

沈恩孚編
精裝一冊
定價一元

內容分文字、文章兩類。文字範圍。研究形體聲音學。文章範圍。選輯古今文字源流名著。以示國學門徑。誠國文自修必備之書。

古今尺牘大觀 中編

第三冊

目錄

論理類

論學

宋晏殊答樞密范給事書

宋程顥答橫渠張子厚先生書

宋石介與范思遠書

宋張載與呂微仲書

宋黃庭堅與王子予書

宋楊時答胡處梅書

宋胡銓答譚思順書

宋汪應辰答張定夫書

宋呂祖謙與朱元晦書

宋張栻與顏主簿書

宋陸九淵與姪孫潛札

宋陳亮與應仲實書

宋魏了翁答巴州郭通判書

宋陳文蔚又答徐子融書

明陳獻章與時矩書

明王守仁答徐成之書

明王守仁與劉元道書

明唐順之與莫子良主事書

明王畿與莫中江書

明王畿與陸平泉書

論文

宋穆修答喬適書

宋孫復答張洞書

宋蘇軾答張文潛書

宋黃庭堅答秦少章書

宋李之儀與友人往還書

宋劉跂答孫彥文秀才書

宋陸游上辛給事書

元虞集答劉桂隱書

明王慎中與吳泉濱書

明薛應旂答熊元直檢討書

明莫如忠答呂侍郎沃州書

明宗臣報張範中書

明趙用賢答潘松雪書

明屠隆與王元美先生書

明馮從吾與友人論文書

明葉秉敬寄吳賓壚書

論詩

宋周紫芝見王提刑書

宋陸九淵與程帥書

宋葉適答劉子至書

宋包恢答曾子華論詩書

宋謝枋得與劉秀巖論詩書

明宋濂答章秀才論詩書

明茅維報吳允兆書

明唐時升與曾長石編修書

明孫國敕與大梁張林宗書

論經

宋歐陽修答宋咸書

宋陸佃答陳民先都曹書

宋葉夢得答王從一教授書

論史

宋蘇頌與胡恢推官論南唐史書

宋劉攽與王深甫論史書

論字

宋歐陽修與梅聖俞書

宋黃庭堅與宜春朱和叔書

明孫國敕復董玄宰書

論兵

宋范仲淹上呂相公書

宋尹洙答環慶招討使范希文書

宋蘇洵上韓樞密書

宋朱松上胡察院書

宋朱熹與黃樞密書

宋吳儆上蔣樞密書

明宗臣報徐子與書

明史可法與金正希書

談佛

宋楊億答史館杳正言書

宋王安石答蔣穎叔書

宋黃庭堅與廖宣叔書

宋胡宏與原仲兄書

明徐獻忠與味泉宜公書

古今尺牘大觀 中編

第三冊

杭縣姚漢章

纂輯

吳縣何實睿

論理類

論學

宋晏殊答樞密范給事書

殊聞之於師曰。經者世之典常也。無典常則制不立。學者人之砥礪也。無砥礪則器不備。以周公之才。朝讀書百篇。夕見七十二士。猶恐不足以仲尼之聖。自謂非生而知之。好古敏以求之。易象天地之準矣。乃曰。君子學以聚之。問以辨之。商書帝王之範矣。亦曰。王人求多聞。時惟建事。學於古訓。乃有獲。然則生民以來。鉅聖大賢。未有捨夫學者。西漢中葉。儒教尤盛。公孫弘。董仲舒。用經義決朝廷大政。綽

有風采。夏陽男子犢車詣闕。自號戾園。萬日皇皇。未知所措。雋不疑侃然正色。引春秋而戮之。孝宣霍光。擊節驚歎。且曰。公卿大臣。當用經術。明於大誼。降及東漢。茲道彌篤。唐柳冕有言。西漢尙儒。明於理亂。是以其人智。東漢尙章句。師其傳習。是以其人守名節。此其效也。前代爲學。迭相師授。是以聖人之旨。無不坦然。近世業儒。怠於講肄。是以先王格訓。有所滯濛。唐李善精於文選。爲之注解。因用教授。謂之文選學。皇朝太平興國中。詔館閣讎校漢書。安德裕取西域傳。山川名號。字之古者。改附近古集語。錢熙謂人曰。予於此書。特經師授。皆有訓說。豈可胸臆塗竄。以合詞章。則知文選漢書。尙行教授。經墳大典。可廢講乎。殊嘗切志茲說。以悟朋從。至於唱導儒風。恢崇教本。雖有素蘊。未能及也。今者明公過聽。愛忘其陋。惠貺與侍講孫公書。述岷山人武陵昌期。博貫諸經。召賓門下。樞鉉之隙。與之論議。且欲出其譔述。質於大儒。辨正否臧。以明公共。齋盥披讀。載欣以抃。首見執事。經國佐王之志。中見執事樂道尙賢之素。末見執事選衆成人之美。非夫操尙敦懿。

規模宏廓元元本本焯見夫人明自乎誠覺先於後恤橫目之流放勤洗心而拯接則安能屈彥輔之重勛碩生之業不遠百舍命蒿萊之隱淪惕見分陰紬繻素之潭奧恂恂汲汲若是之深厚哉夫然則穆微風養萬物致隆平頌清廟躋大猷於羲昊紹丕績乎衡旦斯有日矣眷惟孱虛無足稱算猥沐甄采參於季孟私用澡槃靈府溫循宿藝賀吾道之有宗主跂斯人之蒙潤澤奚獨五典琴筑三年呻吟腐屑以守黃卷焦心而窺斷簡者哉機軸嚴密慮難省謁敢布肝鬲復干闥侍

宋石介與范思遠書

思遠足下大江可涉也有鼉鼉蛟螭橫焉泰山可登也有虎豹豺狼當焉不斬其鼉鼉戮其蛟螭江終不可涉也已不殛其虎豹殄其豺狼山終不可登也已聖人之道猶大江也猶泰山也今之爲榛塞者其害何啻鼉鼉蛟螭虎豹豺狼夫欲聖人之道大通四海上下流行而無阻礙必也先闢去其榛塞者距退楊墨然後孟子之功勝也排去佛老然後吏部之道行也思遠亦嘗思之乎介嘗謂他日有功

於此者。必在思遠與士建中熙道者。故去年冬。曾以書暨熙道文字十二篇。附致思遠。書中言熙道非有過實者。但思遠未嘗深與之語。自是迄於今。凡六七月。不聞命疑思遠不深。以介爲然。介雖甚無識。嘗與家人童孺言。亦未嘗妄毀譽人。敢誣於大君子乎。思遠今欲追復古聖人之道。非熙道恐無可與同。關去榛塞者。未知終以爲如何。

宋張載與呂微仲書

浮屠明鬼。謂有識之死。受生循環。亦出莊說之流。遂厭苦求免。可謂知乎。以人生爲妄見。可謂知人乎。天人一物。輒生取捨。可謂知天乎。孔孟所謂天。彼所謂道者。惑者指游魂爲變。爲輪迴。未之思也。大學當先知天德。知天德則知聖人。知鬼神。今浮屠極論要歸。必謂生死轉流。非得道不免。謂之悟道可乎。悟則有命。有義。均死生。一天人。推知晝夜道陰陽體之不二。自其說熾傳。中國儒者。未容窺聖學門。牆已爲引取。淪胥其間。指爲大道。乃其俗達之天下。致善惡。知愚男女。臧獲人人。

著信使英才間氣。生則溺耳目恬習之事。長則師世儒崇尚之言。遂冥然被驅。因謂聖人可不修而至。大道可不學而知。故未識聖人心。已謂不必事其迹。未見君子志。已謂不必事其文。此人倫所以不察。庶物所以不明。治所以忽德。所以亂異言滿耳。上無禮以防其僞。下無學以稽其弊。自古淫詖邪遁之詞。翕然並興。一出於佛氏之門者。千五百年。向非獨立不懼。精一自信。有大過之才。何以正立其間。與之較是非。計得失。來簡見發狂言。當爲浩歎。所恨不如佛氏之著明也。某更冀開諭傾俟。

宋程顥答橫渠張子厚先生書

承教諭以定性未能不動。猶累於外物。此賢者慮之熟矣。尙何俟小子之言。然嘗思之矣。敢貢其說於左右。所謂定者。動亦定。靜亦定。無將迎。無內外。苟以外物爲外。牽己而從之。是以己性爲有內外也。且以性爲隨物於外。則當其在外時。何者爲在內。是有意於絕外誘。而不知性之無內外也。旣以內外爲二本。則又烏可遽

語定哉。夫天地之常。以其心普萬物而無心。聖人之常。以其情順萬事而無情。故君子之學。莫若擴然而大公。物來而順應。易曰。貞吉悔亡。憧憧往來。朋從爾思。苟規規於外。誘之除。將見滅於東。而生於西也。非惟日之不足。顧其端無窮。不可得而除也。人之情。各有所蔽。故不能適道。大率患在於自私。而用智。自私則不能以有爲。爲應迹。用智則不能以明覺。爲自然。今以惡外物之心。而求照無物之地。是反鑑而索照也。易曰。艮其背。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孟氏亦曰。所惡於智者。爲其鑿也。與其非外。而是內。不若內外之兩忘也。兩忘則澄然無事矣。無事則定。定則明明。則尙何應物之爲累哉。聖人之喜。以物之當喜。聖人之怒。以物之當怒。是聖人之喜怒。不繫於心。而繫於物也。是則聖人豈不應於物哉。烏得以從外者。爲非。而更求在內者。爲是也。今以自私用智之喜怒。而視聖人喜怒之正。爲如何哉。夫人之情。易發而難制者。惟怒爲甚。第能於怒時。遽忘其怒。而觀理之是非。亦可見外誘之不足惡。而於道亦思過半矣。心之精微。口不能宣。加之素拙於文辭。

又吏事忽忽。未能精慮。當否佇報。然舉大要。亦當近之矣。道近求遠。古人所非。惟聰明裁之。

宋黃庭堅與王子予書

比來不審讀書何似。想以道義敵紛華之兵。戰勝久矣。古人有言。并敵一向。千里殺將。要須心地。收汗馬之功。讀書乃有味。棄書策而游息。書味猶在胸中。久之。乃見古人用心處。如此則盡心於一兩書。其餘如破竹節。皆迎刃而解也。古人嘗喻植楊。蓋楊天下易生之木也。縱植之而生。一人植之。一人拔之。雖千日之功。皆棄。此最善喻。顧衰老終無益於高明。子予以謂如何。

宋楊時答胡處梅書

示諭持一忍字。益見好學用意之篤也。三復欽歎。某竊謂學者以致知格物爲先。知之未至。雖欲擇善而固執之。未必當於道也。夫鼎鑊陷穽之不可蹈。人皆知之也。世之人未有蹈鼎鑊陷穽者。以其知之審故也。致身下流。天下之惡皆歸焉。固

無異於鼎鑊陷穽也。而士或蹈之而莫之避。以其未嘗真知之故也。使其真知爲不善如蹈鼎鑊陷穽。則人孰爲不善耶。若夫格物而知至。則目無全牛。游刃自有餘地矣。不待忍而能也。忍而不爲。恐物或誘之。有不可忍者。更切勉之。

宋胡銓答譚思順書

某謹致書直學解元賢友足下。鄉者辱賤教。扳援河伯海若問答。及引孟子觀海難爲水。游聖門難爲言之論。以至正人心之說。反復數百言。三復感歎。足下之望於僕也至矣。向以方有私家戚。不卽裁答。因循至今。夫言辭之不酬。雖孔子不得行於互鄉。況如足下之學識。非互鄉之比。而又於僕懇懇耶。又安得默默而但已哉。夫自古論聖人之道。以江海爲喻者多矣。而皆未能盡江海之極致。何者。以其未嘗識海也。竊自謂世之知海之極致者。宜莫如某。夫海之爲器也。南灋炎荒。北灋旋極。東演濛汜。西薄月窟。渺滄溟與渤海。波黏天以漭沆。洌濶浮空。迷岸襄陵。廣漠漻漻。漫汗影砂。礪石蕩穹。沃日嶺雲。屑雨崩濤。捲雪狀如天。轂膠戾而

激轉倏若坤輿挺拔而輻裂飛流濺沫決背股栗其蟲魚千怪萬狀而不可悉數其鳥獸詭類殊形而不可致詰其舟如凌空之山其帆若垂天之雲千尋之艫萬斛之艫巨艦廣艦若般若舶若舩若舩若吳之舩舩舩舩若楚之舩舩舩舩萬舵舩舩相銜翩如鴻驚瞥若鷗沒飄風一日踔數千里漫不見畔岸決檣摧撞罔然鳥逝吁可畏哉水怪則有海童邀路馬御當溪河馮罔象出沒隱見蜃樓忽起突岬萬仞摩雲排空天地黯黯斗變異色則有吞舟之鱷崕峴孤遊長鬣梢雲巨鬣刺天哆口修牙劍戟嵯嵯崇島巨鰲延袤千里擘洪濤掀北斗五岳鼓舞窮世間萬彙舉不足以盡其變態雖極班彪之覽木華之賦酈元之經盧肇之說韓愈之碑雄辭極說曾莫能詰其彷彿信乎觀於海者難爲水平知海之難爲水則知聖門之難爲言亦猶是矣今夫源深者流必洪必至之理也有德者必有言亦必至之理也難爲水者非水之難也其淵源之大爲難難爲言者非言之難也其德之盛爲難德水也言浮物也水大而物之浮者小大畢浮德盛則其言近而旨

必遠也。昔者孔子道大而德博。其垂世之教。非有心於言也。而能言之類。莫能加焉。門弟子得其微辭奧義者寡矣。惟許顏回於吾言。無所不說。至於商也。賜也可。以言詩。雍也然。偃也是。於漆雕開則說之。於曾點則與之。亦庶幾矣。然子夏之學。流爲田子方。子方流爲莊周。周之書。喜稱子方之爲人。則商雖可與言詩。其失也。誕。子貢之辯。多爲聖人所詘。至答原憲之問。終身恥以爲過。則賜可與言詩。其失也。躁。子游習於禮。至論本末。而子夏以爲過。則偃雖言是。而其失也。誣。若夫宰予善爲說辭。而聖人且有失之。子我之譏顓孫師。論致命思義。善矣。而偃也。參也。皆詆其不仁。聖人亦疑其忠信不足。有若強識好古。能明孝弟。善矣。而於羣弟子之問。懵不能對。夫數子者。悉號升堂入室。而獨回也得聖人之所以言。其不謂難乎哉。善乎齊太史子與之言曰。乃今而後知泰山之爲高。滄海之爲大。惜乎夫子之道德。不加於民也。信乎其知聖人之道也。某也學。苦而身益窮。何足與論聖人之道。而足下不以爲可彼。乃至扳援古昔。以發固陋。辭義高遠。殆非區區者所宜得。